

五百年前的艺术如何引发今日的共情

□邵晓峰

“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自2026年4月27日开幕以来，广受社会各界好评，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一个现象级文化热点，既实现了中外艺术的深度对话，更彰显了新时代美育的蓬勃活力与显著成效。展览火爆，不仅印证了优质艺术供给对全民美育的重要推动作用，更彰显了大众审美需求的觉醒与素质的提升。笔者作为展览统筹，从三个方面解析展览创意与叙事逻辑。

将文艺复兴美术史转译为简练可感的叙事线索

目前，一些跨国艺术展易陷入两种尴尬处境：或堆砌名作，观众逛完只记住几个画家名字；或布满晦涩的学术文字，观众看得一头雾水。因此引进好的展览，首先需解决的难题是构建一套合理的基础逻辑，而非直接照搬西方教科书的编年条目。

“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的创意源自2025年中国美术馆馆长潘义奎带领团队在佛罗伦萨与乌菲齐美术馆馆长西蒙内·维尔德展开的一次深入会谈。起初，双方思路并不在一条轨道上。乌菲齐美术馆先按商业展览思路，结合馆藏，给出美第奇家族的三类收藏展。中国美术馆策展团队更清楚国内观众的兴趣点，坚持不能单纯罗列藏品，须让零散画作形成一条连贯的故事线。之后，双方数十次线上线下的沟通，仅展品清单就修改过十几版。最后选定二十余位艺术家的36件原作，并协调作品运输、保险，策划文字，解决两国专业术语翻译差异等问题。

展览主线没有标注“早期、盛期、晚期”这类常用分期词汇，而是转化成贴合参观动线的学术概括。例如，第一章“人文曙光”落脚佛罗伦萨，呈现波拉约洛、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大师的艺术，呈现艺术如何挣脱宗教单一说教，以审美探索人性；第二章“群星璀璨”转向多元表达，以拉斐尔三幅肖像作品为核心，引入蓬托尔莫、罗索、布隆齐诺、祖基、阿洛里等样式主义画家，打破大众只认文艺复兴三杰的刻板印象，诠释

如何从单纯写实转向传递人物内在情绪，多样化展现人间生活。第三章“光色交响”将地域视角切换到威尼斯，展现贝利尼、老帕尔马、乔尔乔内、丁托列托、提香等大师的辉煌成就，突出威尼斯画派对光影、色彩的革新。最后以卡拉瓦乔作品收尾，引出文艺复兴艺术向巴洛克风格的过渡。

叙事逻辑蕴藏务实的巧思。策展团队没有按肖像、神话、宗教等题材拆开展厅，而是顺着时间与地域的流转，使各篇章之间暗藏风格演变的对照关系，便于观众建立连贯记忆。观众不必提前储备美术史知识，跟着展线就能厘顺艺术发展的先后脉络。比如，从展现完美的素描与结构关系的5号厅、3号厅（主要呈现佛罗伦萨画派），走到7号厅（主要呈现威尼斯画派）就能看到明艳色块的冷暖转变、华美的世俗风物。观众不用讲解员反复科普，通过视觉对比就能完成知识传递。

举办跨国合作展览的难点还在于文明的距离感，所以策展团队没有强行嫁接中西绘画作生硬对比。因为展览的宗旨不是单纯介绍意大利古典艺术，而是多层次地传递人文主义精神。五百年前意大利画家笔下鲜活的人物，和当代观众对自我价值、鲜活生命的关注仍存在天然契合。比起罗列东西方绘画技法差异，挖掘画作里对人性、生命、美的追求，更能让中国观众产生共情。

展品取舍也必须服务于整体逻辑。团队主动放弃几件名气大但无法承接脉络的馆藏，优先选择能彰显前后风格变化的杰作。譬如，米开朗琪罗《劫掠伽倪墨得斯》放在第一章末尾，承接雕塑大师对人体张力的探索；拉斐尔《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作为第二章的核心，用来展示佛罗伦萨肖像画温润克制的人文气质；提香《花神》占据第三章核心位置，直观呈现色彩对青春生命力的表达。每件核心作品都承担节点功能，而非孤立的打卡展品，以此讲好完整可感的艺术故事。

让叙事跳出画框，延伸多样体验

在确定叙事逻辑之后，策展团队把大量精力投入展厅空间改造。传统美术馆的标准化白墙、

灰墙展陈很难烘托文艺复兴时代氛围，因此本次展览的空间创意均围绕“代入感”展开，每处场景设计都服务于空间叙事的分层表达。

策展团队没有直接照搬佛罗伦萨建筑原样，而是结合中国美术馆现有建筑结构做简化适配，通过巧妙的光影布景，既营造氛围，又不干扰画作的视觉重心。首先依托中国美术馆东部长廊，通过光影设计模拟日光穿越廊柱，在地面上投射出朝暮更迭的效果。人们透一排廊柱向外望去，可见乌菲齐广场上有白鸽踱步，行人经过便振翅飞散。观众置身其间，仿佛漫步于佛罗伦萨街头。等到夜色散尽而晨光投射时，墙上缓缓浮现但丁诗句，由此开启观展之旅。

5号厅的序厅用投影表现乌菲齐美术馆标志性建筑的结构、装饰、轮廓，在线条与透视法之间逐渐构筑成型。在技术上，这个沉浸式展厅大量运用顶部投影，结合裸眼3D成像技术，突破室内层高限制，重塑建筑空间的尺度感，表现乌菲齐美术馆的空间体量。

接下来，将环境设计与36件展品图像有机融合，在设计上借鉴西方天花顶画的构图脉络，通过人物形象的秩序化与阵列化，融入空间，既呼应了文艺复兴盛期大型公共壁画的叙事传统，也增强了沉浸式视觉体验的连贯性与饱满性，使观众逐渐完成时空转换，进入文艺复兴氛围中。

进入展厅，策展团队还让展厅色彩、灯光形成辅助语言，给三个篇章搭配差异化空间氛围，提高观众对于动线的识别。例如，5号展厅墙面色调为偏沉稳的暗棕色，灯光柔和收敛，适配早期蛋彩画、素描手稿细腻克制的表达，空间布局紧凑；3号展厅亮度适度提升，匹配拉斐尔肖像温和典雅的气质，样式主义作品穿插其中，宽松的空间便于观众对比常规古典肖像与装饰化表达的区别；7号展厅灯光层次丰富，分层侧光专门烘托提香、卡拉瓦乔等艺术家画作的浓烈色块与明暗对比，空间动线最为开阔，呼应威尼斯水城开放包容的艺术氛围。

数字化体验区也体现了策展团队平衡专业与通俗的巧思。这一区域没有采用市面上泛滥的

全屏炫光投影，而是采用高清多媒体投影来展现36幅画作的全貌，并放大细节。譬如，通过对达·芬奇手稿的线条拆解、提香颜料的分层解析、卡拉瓦乔聚光明暗的动态对比，把肉眼难以分辨的原作技法细节剥离出来，作为实体画作的补充。这套高清投影被严格控制时长。不少看不懂油画技法的普通观众，看完数字演示再回头看原作，便更能读懂画面背后的创作匠心。

在结尾处，我们设置了乌菲齐美术馆的长窗投影，将展厅空间向外延展，直抵窗外。观众能看见数字化还原的佛罗伦萨街道、河面以及维琪奥大桥。当白鸽从观众身旁掠过，飞向窗外的远方，也将展览引向更加广阔的历史和空间。很多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观看。比起枯燥的文字讲解，动态画面能更直观地诠释画家创作所处的环境。

互动打卡区域也是空间创意里兼顾大众美育的关键设计。再现乌菲齐美术馆精美展厅的拍照区域被安排在文创区域。当游客打卡停留的同时，能顺带翻阅各类艺术图书，补充艺术背景知识，避免打卡行为和观展割裂。配套文创与画册是空间的延伸创意。中国美术馆推出了近200款精美的文创产品与精品画册，让艺术不再局限于画布之上，而是融入大众生活。很多游客离场时会带走自己喜欢的文创，相当于把展厅里的艺术延续到日常生活中去。自文创备受追捧以来，许多观众在早上九点进入展区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文创区，抢购心仪产品，然后再到展厅观看展览，这成为此次展览中一道特色风景。

把单向观展变成多向互动

通过公共教育系列活动，把单向输出的艺术叙事转化成观众主动参与的多向交流，也是本次展览区别于其他艺术品引进展的亮点。

围绕特展，中国美术馆不但主办了观众可旁听的“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特邀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丁宁开设讲座《群星璀璨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带领观众深入解读文艺复

兴经典艺术美学的精神力量。

策展团队提前把公共教育活动嵌入总体框架，使手工体验和展品叙事相互关联。譬如，给所有观众免费提供可供再创作的折页。折页上不但有展览基本信息、核心作品介绍，还特设“自由创作区”，并备注：“你可以用绘画、拼贴或任何材料，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它。”众多观众饶有兴趣地根据观展体验在折页上展开自己的想象，留下珍贵记忆。另外还给老年观众发放“银发专享版”折页，上面提供了大字版的展览前言与主要作品图文简介。

现场开放式临摹体验也是拉近大众与文艺复兴艺术的关键设计。展厅没有设置严苛门槛，不管是专业美术生还是零基础普通游客，都可以在展厅临摹《花神》《奏乐的天使》等名作。不少年轻人跳出传统临摹框架，用卡通形象结合古典画面进行二次创作。这些现场产出的作品反过来丰富了展览的解读维度。五百年前意大利艺术家以绘画表达人文思考，当代观众以自主创作回应经典，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对话，打破了古典艺术只可远观的距离感。

另外，考虑到展墙与展签文字篇幅有限，无法完整承载每件作品的故事脉络，策展团队还配套制作了语音导览耳机的内容，按展厅顺序分段实施。

本次展览火爆出圈，是展览创意与叙事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策展团队从跨国展品筛选搭建基础脉络，再通过分层空间设计强化沉浸感，并以公共教育系列活动完成互动环节，使创意环环相扣。展览既是中意两国文化交流的载体，也是面向普通大众的美育课堂，其核心平衡点乃在于人文主义精神。不用堆砌复杂的美术史理论，依靠层层递进、可以感知的展览创意，可让五百年前的意大利艺术走进当代中国观众的视野。当观众步入美术馆，能清晰记住文艺复兴艺术从佛罗伦萨萌芽、发展，再到威尼斯光影革新的脉络，读懂画作背后对人与生命的关注。该展览让美育走出“象牙塔”，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审美追求，成为滋养大众精神世界、丰富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力量，为新时代大众美育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样态、注入了新动能。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党委委员、展览部主任、教授，本文图片由中国美术馆提供）

“停止阅读意味着停止思考”

——一场文学大展与一个时代的阅读命运

□罗 昕



6月23日，一场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停止阅读意味着停止思考”为名的重磅展览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开启。展览引进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纪念馆、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院（普希金之家）文学博物馆珍藏的157件实物藏品及大量电子藏品，涵盖作家手稿、绝版书籍、插图原稿及陀氏个人物品等。

引领观众进入丰茂的精神世界

本次展览将一批源自圣彼得堡的文物首次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展厅的室内设计借鉴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纪念馆的建筑与内装风格，并将博物馆专属内容首次引入中国，包括该馆常设的特色展项《卡拉马佐夫兄弟》三联画和博物馆影集等。现场还陈列出《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传世经典的手稿复制件，作家人生使用的烟盒、礼帽、药瓶等私人物品。

展陈收尾处尤其引人注目——观众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使用的墨水套装以及写《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所用的钢笔笔尖。笔者通过此次中方策展人之一、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员孙清越了解到，如此设计别有用意。一方面，这支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和死亡息息相关，具有强烈的故事色彩——据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正是为了捡这支笔，而引发了病灶去世，也使这部作品没能完成。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也正是由笔书写而成。

今年恰逢《罪与罚》出版160周年，展览特设“限定空间”，将“文献陈列”推向“场景叙事”，原著

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后曾躲在门后，这是全书最紧张的关键情节——正是这场阴差阳错的侥幸脱身，开启了他此后一系列的命运碰撞与心灵拷问。展厅抽象提取了“门后”这一空间意象，设置互动打卡点，观众可立于“门后”，与人物群像剪影对话，代入不同角色的视角，感知各自的心路历程。

据孙清越介绍，设置这一场景，是希望它能唤起观众对“罪”情节的联想。旁边的人物剪影则来自书中角色的统合。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陷入心灵责问，面对母亲、索尼娅、卢仁等不同人士，内心想法万千，不断变换立场，不断自我拉扯，思绪惊涛骇浪，其纠缠种种便是一种“罚”。策



墨水套装以及写《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使用的钢笔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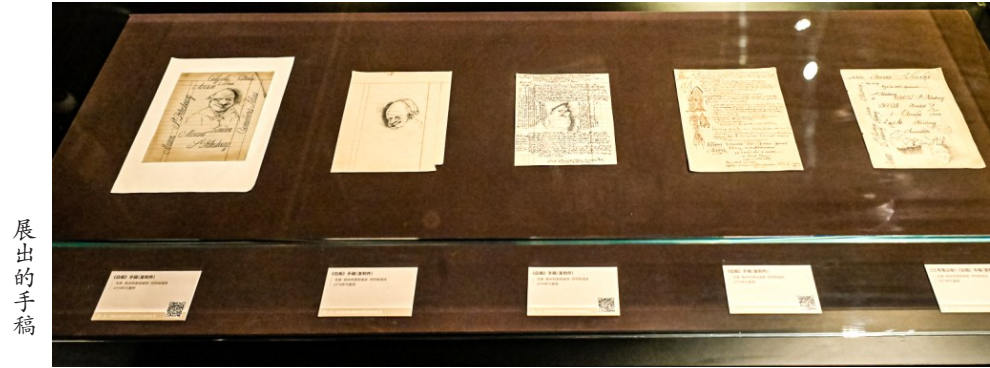
展方希望观众能依据角色的变化“设身处地”地跟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情变化。这便是剧情的一种空间意向式表述。

此外，展览也安排了多样的色彩设计、多媒体打卡点，尽量多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展需求。展览结尾还设置了互动空间，观众可以领取陀氏的金句贴纸，在展厅中贴上进行互动。

这些金句都十分贴合当下。比如，“我不明白这些人既然有那么长的生命，他们怎么就不能成为富翁？”“让以前的事都过去吧，和以前的世界一刀两断，再不想听到它的任何情况，任何消息，到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地方去，从此不再回头！”等等。它们都是策展团队有意留下的入口，希望观众由此进入一个丰茂的精神世界。

不同语言的人读到共同的东西

此次展览显然深受俄方重视。早在展览开幕前，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纪念馆馆长



展出的手稿

娜塔莉亚·图伊梅巴耶夫娜·阿希姆巴耶娃就为中国观众录制了预热视频。开幕之际，她亲临现场，耐心回应中国观众的提问。

在阿希姆巴耶娃看来，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是一个如神话一般神奇的国度。人们可以从他早期的作品《白夜》中看到这样的描述：“幻想家！怎么不知道？我自己就是个幻想家……我想入非非起来，就好像要嫁给一位中国皇子……有时候幻想挺有意思！”而她相信，中国读者对这位世界级文豪也十分亲近。就在展览开幕前不久，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应邀访问俄罗斯，特意到访圣彼得堡，参观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纪念馆。

事实上，中国确实存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热”。去年的世界读书日，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刘晨曾向笔者透露这样一组数据：《卡拉马佐夫兄弟》每年重印5万册左右，《罪与罚》2万册左右，其他几个品种，包括《白痴》《鬼》《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死屋手记》《白夜》《少年》，基本也有1万册以上。而在今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还特别开辟了一个文学单元：“泥土与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银幕变奏”。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教授、翻译家徐振亚甚至认为，在所有的俄语作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占据首位的。

对于中国读者者如此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希姆巴耶娃感到非常高兴。她说就在自己此次来中国的前一天，她在俄罗斯的地铁上遇到了一位打扮时髦的年轻人，坐在她边上专心致志地阅读着。她很好奇对方在读什么。一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在她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

中展现的是一种当代性和人内心奥秘的结合。所谓的当代性是他作品中反映了他所处的充满变化的复杂时代，作品中的人以及他自己总在面临“寻找自我”这样一个课题。而当代的年轻人也是如此，面临着很多变化，很多选择。这也是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能一直吸引年轻的读者。

与此同时，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让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产生了直接而深入的联系。如阿希姆巴耶娃所言——“我们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中读到了共同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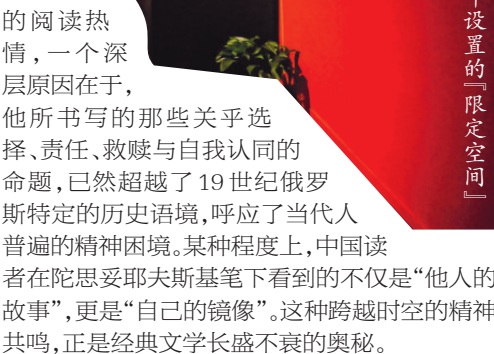
构建充满生机的阅读生态

此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展开幕以来人流如织，连带着主题文创都持续热销。

“我们希望读者走进展览现场的时候能慢下来，重温文学记忆，感受阅读的温度，获得思考的深度和心灵的慰藉。”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长赵书雷向笔者表示，此次展览以“停止阅读意味着停止思考”为主题，是因为今天的我们身处一个内容喷涌、注意力稀缺的时代。当人们在短视频中高速滑动、注意力快速切换的时候，思考是较少的、停止的，而思考代表着人类的理性和尊严。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展览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带来了157件珍贵实物，也不仅在于它完成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纪念馆的首次中国亮相，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以一种极具沉浸感的方式，重新为“严肃阅读”争取了一席之地。当观众在“门后”感受拉斯柯尔尼科夫惊心动魄的心灵风暴，经典文学不再是被奉于神坛的遗产，而是可以被身体感知、被情绪共振的“当下经验”。

一个以拷问灵魂、勘探人性深渊为志业的俄语作家，能够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引发巨大



的阅读热情，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他所书写的那些关乎选择、责任、救赎与自我认同的命题，已然超越了19世纪俄罗斯特定的历史语境，呼应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困境。某种程度上，中国读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看到的不仅是“他人的故事”，更是“自己的镜像”。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正是经典文学长盛不衰的奥秘。

而今年的这场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展，也让笔者想到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去年举办的另一场备受好评的文学展览“伟大的诗民族的骄傲——普希金与东方回响”。两场展览都关涉文学，关涉文明对话，也都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持续的关注和讨论。

它们的存在，恰恰回应了当前全民阅读推广中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命题：当短视频以秒为单位切割着人们的注意力，当算法推荐不断强化着浅层满足的惯性，我们该如何让对时间和心力有所“要求”的严肃文学重回大众视野？它们的存在，让我们确信了深度阅读在展览空间中得以激发与延续的巨大可能——大众并非天然排斥深度，只是需要被提供进入深度的“入口”与“路径”。好的展陈空间能以可视化、场景化、互动化的方式，为厚重的文学经典搭建一座通往当代生活与个体生命的桥梁。

一位观众走进博物馆、走进展厅或许并未意识到，自己已在不经意间与一百多年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一次精神对话。而无数个这样的瞬间汇聚起来，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充满生机的阅读生态。

（作者为澎湃新闻IP工作室“文学花边”主理人，本文图片由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提供）

